

「讀書與人生」評

孟 毅

現代社會日趨浮華，也逐漸影響了青年學子或一般社會人士的讀書心向，因此，只要是讀書指導之類的出版品，都可以看做是有益於社會人心，對社會具有潛移默化功能的「工具書」，例如新潮文庫最早的「讀書的藝術」與「讀書的情趣」兩本書，不僅譯得流暢（也許難免失「真」（信）），編選合宜，且內容亦紮實，確給出版界增添了一股鼓舞讀書風氣的巨大力量。

前年（六十七年）新潮文庫中另一本類似的書，名為「讀書與人生」出版了。然而，同樣的出版社，同樣的圖書性質，讀後却有「異樣」的感受，直要以爲出版水準降低了。以下分五點說明：

一、根據譯序最後一段所說：「原書有一小部分，因為譯者覺得那些對本國讀者無益，所以把它省略；另外一些無法查到原名的，也只好付諸闕如。這些就是我在封面題上『編譯』的理由」，本書是編譯工作，可惜出版社與編譯者沒有協調好，封面上清楚的印着「洪順隆譯」，而非「洪順隆編譯」，造成表裏不一（筆者讀的是六十七年十一月的再版本）的情形。

二、本書係二十九位日本學者分別執筆的集體創作，有名有據，依理，目錄上之各篇名宜與各該執筆者同時印明，以使讀者在購閱前對本書之創作性質有一概括的了解。這點被出版社或編譯者忽略了。

三、本書各章提到不少日人作家（或評論家、教授等）及其作品，而幾乎沒有任何簡短的譯註（像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等國際知名之士雖略有所知，可是更多的是陌生的名字與著作，而這些該大都是由於日本文化在本國的譯介不甚普遍所致），讀來時有「受阻」、不順暢的感覺。若說將這些當作「書目」看待（如譯序中所盼），也未免有失厚道——因為，就在本書第三章第三節「讀書的倫理」（一七七頁）中有一段說：「本來，書並不是為特定的某些人寫的，而是為那些多數的不相識的人寫的……也就是說，想從書中找到問題的個別性是錯的。」當讀者讀到本段而正「心有戚戚焉」時，回顧編譯者「作書目看待」的要求時，不免要埋怨編譯者太欺負讀者了：難道本書的讀者是「特定的某些人」？

四、與前一點相反的是，一些為國人習知的西洋名家，如貝多芬、愛迪生、羅曼羅蘭、屠格涅夫、愛因斯坦……等，幾乎都有小註，包括生死年份，身分（作家，評論家或音樂家等）以及作品。（這些註釋，似為原書所有，然而若編譯者能刪掉一些而補添國人較不熟悉的部分，當更能嘉惠讀者。）

五、實際說來，以上四點只是小疵，而最大的缺失則在「內容與編目不符」：

甲、書名「讀書與人生」，取自第三章「讀書與人生」之章名，似意味者本章為本書論述之中心，讀之却不然——

第一節「論讀書」中提到「人生苦短，讀書時間更促，我們不能浪費時間和精力在無用的書上」。略微提到「人生」。

第二節「如何找頭緒」，前半段並沒有告訴讀者「如何找頭緒」，也與人生無關；後半段談到讀書態度的變遷，會影響及對社會、國家和個人諸問題關心的變遷，可說觸及了部分人生，却又與本節「如何找頭緒」無關。

第三節「讀書的倫理」，告訴我們對作者應有的道德態度（要了解作者的動機；讀一遍是對作者應有的道義等）、對書應有的道德態度（書是無價的商品；開卷前應有相當程度的預備知識等）以及讀書固要虛心，却不能失去自我。此節與人生之大題似未有充分之關聯。

第四節「讀書無酬說」結論中說：「……重視生活而視讀書為娛樂，這樣做要比死讀書而忽略生活聰明得多。」談到了「生活」——人生中的項目之一。

第五節「教養與讀書」裏，比較詳細地談論讀書與人生之間的關聯——讀文化史、讀有關社會問題之書、讀道德主義者之書與觀察自然之書，能使人了解人生的種種面貌。

第六節「如何讀現代文學」，則是作者對日本三位現代作家三島由紀夫、武田泰淳、堀田善衛以及四位戰後作家椎名麟三、梅崎春生、野間宏與中村真一郎等人作品的分析與批評，雖然其中曾提到寫作心理與人生觀照，實質上，本節仍是一篇文評，而與人

生之論沒有牽扯。

乙、第四章「我的讀書歷程」，好像是十位學者受「讀書新聞社」邀稿而寫的。

其中，第三節「德、法的小說和詩」文不對題（四分之三的篇幅與本題無關）。

第四節「無處領取護身符」和第五節「數學之外與空白」是急就章；

第十節「河合事件扭轉羅盤」，只有三頁，讀後却對何謂「河合（榮治郎）事件」以及如何「扭轉羅盤」一無所知。（若有譯註也許就清楚了。）

其餘七節只是淺顯的憶往，對我國讀者而言，還不如閱讀「我的第一步」（時報書系出版）或「現代學人散記」（書評書目社出版）等國內學者的「讀書歷程」，來得親切，詳盡且有衝擊、影響的力量。

丙、第一章「讀書論」，計有四節：（一）學與思；（二）選書與役書；（三）多讀與精讀；（四）邂逅與對話。各節都有很精闢的見地，充滿着許多耐人尋味的金玉良言，是深知讀書三昧者智慧流露。若與「讀書的藝術」「讀書的情趣」參照閱讀，當能對讀書一事有更深的體會。

丁、第二章「讀書箴言」，一眼望去，幾乎令讀者誤會第一章之所論不是箴言。其實，既稱「箴言」，則宜以精簡為原則，然而，本章八節中，最短者三頁（選書妙訣），最長者足有二十五頁（讀書經驗談），豈是箴言之所宜？

第五節「西洋文學的魅力」，二十三小節中只有二小節提到西洋文學，也是文不對題之作。

大體說來，筆者以為第一章與第二章實宜重加編排，再配上適切的章目，則可增加本書內容的紮實感（例如將第二章第一節「讀書與智慧」與第六節「讀書捷徑」併入第

本社重要啓事：

本社與忠佑實業公司之國內外總代理合約至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並自六十九年元月一日起自理發行業務，舊雨新知惠顧本社出版品，請逕與本社發行部連繫，無任感激。（本社備有精美書目及批發辦法，歡迎函索。）

書評書目雜誌出版社

地址：北市信義路2段228巷15弄8號
電話：三五一六六〇八・三四一二六二四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

一章，而將第二章改名「讀書經驗談」或類似的篇名。）
戊、第五章「讀書環境」，包含六節，分別是小小的書架、藏書須知、圖書的分類、圖書的修補、藏書與藏書等，以及書齋。看得出來的是，章與節間的脈絡關係並不緊湊。

這本「讀書與人生」雖屬編譯，實在却是譯者自謙，因為他只不過是將「原書」中，對「本國讀者無益」或「無法查到原名」的刪削而已，換句話說，「原書」內容及章節的安排，譯者似乎沒有更動，據此，由以上所論，「原書」之翻譯成中文，是否值得，實有商榷餘地。也許，若採審慎的「編」「譯」方式，會使本國讀者獲益更大吧？